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

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八子也名鞅

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

魏相公叔座

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

為中庶子

索隱曰官名也魏已

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

公叔座知其賢未

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

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密後徒大泐亦

而稱梁也

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祭社稷何公叔

曰座之中庶子

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

公孫鞅年雖少有

奇才願王雷擊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

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

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
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
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
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
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
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
正義曰此字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
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廼遂
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索隱曰景姓
楚之族也監
音甲多去聲
平聲耳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

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豈人耳安
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只說公以帝道
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
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
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
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
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
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
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
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

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正義曰比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

比至孝公以二代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又遠吾不能

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

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

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

索隱

曰音稅

君大說之耳

索隱曰音稅

然亦難以比德於殷

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

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

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

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

於民

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於人也○正義教五到反

愚者闇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

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

索隱曰言救弊并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

法於故事也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

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各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世帶之後

不然聖人不易民而

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更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出

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

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

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

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

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

君書作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反古者不

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

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索隱曰劉氏云

相連也。正義曰或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

為十保或為伍保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

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奸一人則得爵匿姦

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民有

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

有軍功者各以率律音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

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

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

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以為官

奴婢蓋其法特又重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明尊卑爵秩等

籍謂除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

級各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

爵秩之班次亦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

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
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今為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
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索隱曰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
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

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
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
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
為築冀闕宮是庭於咸陽索隱曰此闕即魏闕也此異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
秦自雍徙都之而今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
為林示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
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
明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
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
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

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
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言
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
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
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分晉
之嶺嶺是也阨明也與秦東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
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
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
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
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
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

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
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
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
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
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
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
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不
西鄒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我
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
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
縣也○索隱曰
於商一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
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鄆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

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十五邑號為商君商

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

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

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

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

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說趙良曰反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

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

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

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

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其闕營如魯衛矣子

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

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

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

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

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

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安日被褐食牛期年繆

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

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

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五殺

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

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

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童子不

歌謠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

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

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

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

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

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今君又左建外易非以為

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也稱

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秉持矛而操鬪所及戟者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曰鬪亦作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曰鬪亦作銀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膈反奈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牙吳楊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

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

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指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

鞅於秦无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

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

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

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秦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

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

秦本紀云初將杜鄴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

秦發

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

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

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云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其甚秦兵至鄭破

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

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

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弃仁義不恤誠也

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

浮說非其質矣

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

之術是浮說耳非本姓也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

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

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

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

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嶺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

收上郡國富兵疆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

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徧疏遠是以令
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勸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
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
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
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
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印之舊因奔交魏之明信詐
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
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
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
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
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代其
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
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奔灰於道者被
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
地畜怨積讎此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衣
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
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
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
之藉音昨字合作昨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昨於孝公

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弃
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維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其姓蘇分生之後已姓也

第五人秦景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鶴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維陽軒里之

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東事之

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穎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

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

因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各鬼谷

索隱曰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 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

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

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

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音遍觀曰夫

士業已屈首受書也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而

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

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

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腫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

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

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大公

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摩音初委反麻手音處何反鄒

誕本作揣摩非麻請亦為摩王劭云揣摩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

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摩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

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

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

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弗信乃

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

有黃河有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堯關西有

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

國被山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為界地里江渭

帶渭入蜀東至荆陽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

至勝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涇等州入海各是萬

里已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

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此天府也索隱曰周禮春

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

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

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

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

索隱曰說音統燕文侯史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湖仙二水名

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雁門郡西有

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各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

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周禮南有噶沱易水曰正

北曰并州其川噶沱鄭玄曰噶沱出鹵城索隱曰噶沱水

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鹵城縣各屬代郡噶沱河自

縣東與呼沱合河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州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

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

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

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

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

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二勝秦趙相

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

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

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趙之東

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趙之東

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嘯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

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

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

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六王與趙從

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

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貝冀燕趙四州南近

齊正義曰河北博倉德三州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

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

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

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各言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

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

奉符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

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

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

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

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

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

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

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

陽而已矣

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

之利必使分明有知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

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

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

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

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

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

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

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

曰楚東淮泗之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

陽効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

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

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

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

楚弱則無

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軹

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

則南陽危

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

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

劫韓包周

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

裏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兵自守

則趙氏自操兵

索隱曰戰國策作銷鏃據衛

取淇卷

兵權反○索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

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

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

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

據番吾

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波又音蒲又音盤疑

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曆南陽入羊腸經澤路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

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

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清河

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具州

也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

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

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饗音蠶食之傳音國都而止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

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

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

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

百乘卒不過二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

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

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

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

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

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

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

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

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豈可同日而論

哉索隱曰臣人謂已為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已也夫衡人者正義上音橫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

為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竿

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者作軒冕者非

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

侯愷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愷音以求割地

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

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

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

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剗白馬而盟索隱曰

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曉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

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

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齊出

津之東攻之

又音躡以言通其交所負之情也

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

正義曰謂道蒲

則楚絕其後

索隱曰謂出兵武

齊出

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

絕其後韓守城臯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

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燕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

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

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具州過河而西燕出

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

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

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

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

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

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

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

云云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又禮鄉射云其賢於其若干純純數也音旋

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

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

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邠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且欲東

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

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

鞏洛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西有宜

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

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

洧水宛於表反有干鬼反○索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各入並屬南陽洧水各出南方○正義曰在新蔡東南流

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蔡東南流地方九

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

出谿子許慎注淮南子以爲南方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少許慎注淮南子以爲南方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少

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一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

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

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踞之而射也故下云踞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以手引

揆機然遠者括蔽洞曾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始發之

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荆州北○

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

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膊音附徐廣曰墨陽有馮池○

伯春秋後語作合相○索隱曰戰國策作合相鄧師死馮徐廣曰梁陽有馮池○

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真人謂吳有

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

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太

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

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

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

爲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爲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

龍淵太阿

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耶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

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

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整鐵幕鄒誕云莫一作陌劉氏云謂以

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革挾徐廣曰一作决○索隱曰謂以革為射决也射講也咬芮咬音伐○索隱曰咬與馘同謂楮也芮音如字謂繫楮之

紛綬也○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馘關西謂之盾無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

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

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

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

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

玄注禮云効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

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

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

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

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

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

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索隱曰也本惠王子各嗣曰大王之地南

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鄆徐廣曰在潁川於德切

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鄴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

新鄴縣○索隱曰地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鄴屬汝南按新樓即樓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後宋公於此更名

朱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鄴無新都東有淮潁

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

曰淮陽潁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無胥索隱曰

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卷衍酸棗

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曰卷在豫州

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街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器而田

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

日夜行不絕轉轉殷殷正義曰轉轉若有三軍之

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正義衡

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正義卒音

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

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

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筑帝宮索隱曰謂為秦

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

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敵卒三千

人禽夫差於干遂

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

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
二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
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夫差敗
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

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
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

豈其

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

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月

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計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衣
音意屬音屬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胄衣三也

甲之有裳見左傳音屬音屬謂資糧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
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

田宅故云利

蒼頭二十萬

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
於衆荀卿子魏有蒼頭二十

萬是

奮擊手二十萬廝徒十萬

索隱曰廝音斯謂廝
養之卒廝養馬之賤

者今起之為卒○正義曰
廝音斯謂炊食供養雜役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

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

索隱曰謂割地
獻秦以効己之

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

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

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

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

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

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

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

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效猶

呈見也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

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

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曰由本名辟疆威王之子也曰齊南

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

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

即五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出皆錐矢

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戰如雷霆解

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

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教臨菑之中七

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

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

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

鞞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

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鞞求六反○

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其若故云六博別錄云臨

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

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

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

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
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
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
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
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
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
十六年秦拔魏
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各蓋
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皆韓魏地
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
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二十七里
徑乎元父之險索隱曰元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
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城縣
南五十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
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

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呼
曰狼性法
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
曰恫謂之詞以
恐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元父猶
矜誇不敢進
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
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
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
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
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
趙王詔詔之故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
曰威

王名商宣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

西有黔中徐廣曰今之武陵地楚黔中即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

也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

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恒

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駮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

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關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東

南二十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

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涇塞郃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涇楚威

王十一年魏敗楚涇山折縣有鈞水或者郃陽今之順陽平一本北有汾涇之塞也○索隱曰涇山在楚北境郃音荀郃

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險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郃邑郃邑在河東晉地計郃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

南有新陽縣應邵云在新水之陽猶也

為國陰爾郃亦當然也徐氏云郃陽當是順陽蓋陳○正義曰涇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門順故城在鄭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

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

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

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

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

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郢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

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

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銜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

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李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

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
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
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
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
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
衆擬於王者索隱曰疑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
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御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
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
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什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誰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蘇秦喟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

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

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

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

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

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

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

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

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

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

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

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解

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

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

秦去趙

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

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

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

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畏伐燕取十城易王

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

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

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

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

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

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

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不食烏喙者

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儼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二

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

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今燕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

今燕

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

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其後

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

變色

索隱曰愀音自酉反又七小反

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

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

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

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
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
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
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
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
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
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
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曰詳音
羊詳詐也僵

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
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
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
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
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
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
王之十年時齊
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
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

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

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

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風俗通義稱漢今蠻夷戎

似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

齊王使人

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

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

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

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

仇也

徐廣曰生一作先

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

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

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龍裝故

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

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

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

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

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

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

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

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

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

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

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也或作齊疆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入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二十八年滅宋乃當王報二十九年此說乃燕會之時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父

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齊

源二水一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

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梁惠二十一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綠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足以為

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

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

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齊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

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

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

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正義

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云宋
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
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
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
質為齊臣正義曰質直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
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
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
臣於是燕主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
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
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

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

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哩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射涇陽君然齊假設此

策以救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

蘇代不信齊王與

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

信齊齋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

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

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

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

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

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梁

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

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強萬乘之

國而齊物怒并之是益一上齊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

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

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

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

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

侯莫不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

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

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

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亞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

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亞紫冕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

賈十倍索隱曰謂此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

句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

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

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

於周室稭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

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摯○正義曰大秦挾賓

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

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摯○正義曰大

秦挾賓

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
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
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
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
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各顯涇陽君各理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
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
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
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
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

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
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
趙齊霸必成諸侯替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
侯替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
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
卑智者不為也秦主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
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
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
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
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

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滑

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

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曰枳支是及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國亡

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二年秦拔楚郢○正義曰按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

齊泯王三十八年滅宋三十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

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

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

天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眉貧反○索隱曰汶即江所出之

岷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益漲時也五日而至郢

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此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

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乘夏水而

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龍裝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

○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死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

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

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

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鷂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

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

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各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一日

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一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

我離两周正義曰離曆也曆二周而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韓氏以為

然故事秦秦止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

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我下軹道南陽

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

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

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軹

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

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

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

東皮氏有冀亭是也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徐廣

由持反○正義曰劉伯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

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

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

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

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堯

駒縣西南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

三十五里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

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

其地不魏無虛頓立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素東虛

知所在魏無虛頓立長平○索隱曰虛頓立地名與酸素東

相近○正義曰虛謂瑕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陸攻

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

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

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

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

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

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則以南陽委於

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寡人固與韓

且絕矣殘均陵塞郾阨徐廣曰郾江夏郾縣均一作

南陽今之均州郾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後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郾縣申州有平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

而合於秦因以塞郾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

曰河南苑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

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

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蜀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兵相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

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

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私嬴則兼欺

舅與母索隱曰嬴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

曰適音宅適者青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

適楚者曰以塞郾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

如循環用兵如刺螫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

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二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

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華之戰趙

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

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

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

曰以言西河之外上維之地及三川晉國皆且以秦與魏戰之與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廿六大者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住秦者謂游說之士

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

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

索隱曰誰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其術長於權

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

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

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

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